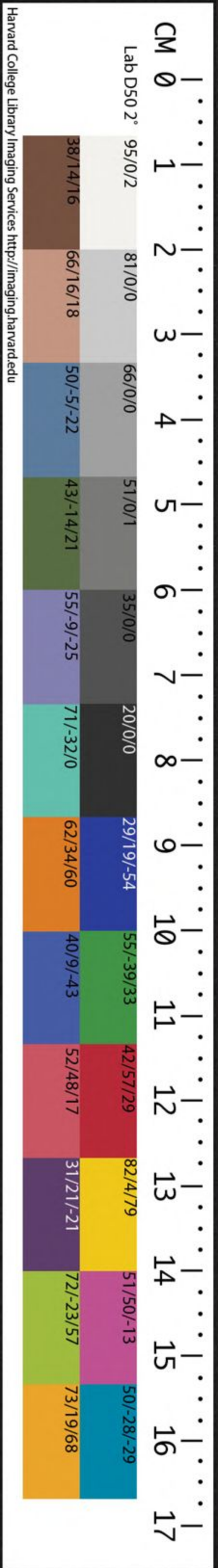


T2514 / 4805
(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2 1939



卷之二

世宗一

集

夏

風

真

商

錫

卷之二

世評一

唐

虞

夏

商

周

戰國

祭中郎竹冊

雷餘堂史取卷之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久邵述

後學金彩叅

世評一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艱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

士之闢法哉。雖然洪荒草昧。卽無其理。而容有其事。恐吾儒一局之見。未可槩以理之。不必有者當之耳。史記本紀。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于堯之世。不待舜而受誅明矣。屈原有云。鯀悻直以忘身。則鯀蓋剛而犯者耳。使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

之。四族未嘗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耳。如左氏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犬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堯讓天下于許由。不受。舜讓天下于石戶之農。而逃之海。非以讓天下爲已高也。誠見當堯之時。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蹄鳥跡。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櫟。方得水土漸平。教民稼穡。此時百姓甚苦。換鮮食。艱食。粒食。三番境界。略有生理。蓋洪荒天地。只好儘力生出幾個聖人。不及鋪張粧點。

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已。何曾有受用處。茆茨土階。惡衣菲食。聊以充饑禦寒。不惟無享天下之樂。且有叢天下之憂。堯黜舜黑。固其宜耳。二人亦何所艷羨而受之也哉。嗟乎。今之天下。濃濃誨盜。古之天下。淡淡則拱手以與人不納。老氏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其二人之謂乎。

堯讓天下于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太岳後。太岳意卽由耳。古者申呂許甫皆四岳。後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遜朕位。讓由或卽

此也。若飲牛棄瓢。或由不敢當。遂逃避于野。如益避啟于箕山之類。後人槩謂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甚可駭也。如舜本黃帝後。其父瞽瞍實繼虞封。太史伯頌虞幕云。幕能協風聽樂。而生物自幕至瞍。無違命。則瞽瞍未嘗失國。舜則國之冢嗣也。舜所居成聚成邑。成都蓋國人化而歸之。而牛羊倉廩。則國儲所固有。若陶漁畊稼。亦督視省勸。非必身親爲之也。瞽瞍惑後妻。愛少子。意舜居嫡長。終有國。故與象共欲殺之。斯蓋奪嫡之計。不然。舜果一窮人。乃父乃弟。亦

何緣欲害之。象稱舜曰：謨蓋都君，則舜已為君，長可知。舜亦知象意在爭國，遂舉以讓之，曰：惟茲臣庶，汝其與予治。觀此，則舜非畝畝野夫，明矣。自孟子有飯糗茹草木，居豕遊，及天子交，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謂舜起匹夫為天子，緣是興奸雄非望之心，不知孟子之言，亦有若今文人之詞者。固不可盡據也。抑太古尚質，而聖賢皆重民事，故舜雖國之冢嗣，而陶漁耕稼，亦所不鄙。如禹稷皆繼世受封，而一任水土，一親播種，任之者固不以為恥，而當時亦不以為非。非

若後世有土有官者，崇高貴重，深居高拱，於民事邈乎不聞者也。

聖人於天下，苟可安民，不求為異也。堯舜傳賢，禹傳子，後世以禹無聖人傳之，而後授之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為天子，而成湯不以予臣，武王不以予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亂天下無事，授之他人，以為異也。而人何獨疑禹哉。今夫人愛子，天下通義，有得焉，以予子孫，人情皆然。聖人以

是為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父子相繼而無相亂耳
至堯舉天下授舜舜又授禹舉天下授人此聖人所
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不能而
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天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
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失其真故堯
舜傳賢是不得已而然也使丹朱商均僅可守天下
而堯肯傳舜舜肯傳禹以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
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子
知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為天下故也啟為

此治聖人不易

天下益佐之益不失為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
下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而世持論者又曰禹特以
杜後世之爭此又私心窺聖人也而豈其然哉

人知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夫天下者天下
人之天下也堯為天下擇君以不得舜為已憂得舜
而天下治是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舜為
天下擇君以不得禹為已憂得禹而天下治是舜以
禹與天下非以天下與禹也譬今仕宦陞選者皆云
為地方討一好官是以好官與此地方非以地方與

史記 卷二 王
此好官也。而地方之受福多矣。故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國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以其傲虛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爲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舜之於

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堯舜豈外常情以爲異哉。

堯授舜。舜授禹。舜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受終於文祖。受命神宗。天之曆數在爾躬。見于尚書。著于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孟子旣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于庭。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僞爲遜避。則操懿鬼媚之術。而謂舜禹爲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若私丹朱商均爲一人。

史記 卷二 七
之私德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
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爲
無稽。禹未嘗禪于益。孟子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矣。何其言自相戾乎。孟子于武城取二三策。善觀孟
子者。例是可也。荀子云。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
此類之謂乎。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
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
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

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
泰誓是也。泰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
用前輩謂伐商之謀本于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
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
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于此可見。雖然。夫子不以
是怨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
未嘗分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子止趙盾同。
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孔周之心矣。余嘗疑
商取夏。周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

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鷓鴣小毖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一朝居。何也。湯放桀于南巢。蓋亦聽其自屏一方。終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所滲漉者哉。當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其間。商周之事。未可知也。且湯既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武王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

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徃徃並不見其切已事。

太公鷹揚。伯夷叩馬。道並行不悖也。太公處東海。進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退以名節勵世。二老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爲世間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所養矣。使伯夷出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爲伯夷之事。所謂易地皆然。竊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

一事自任。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哉。觀伯夷諫。太公扶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牛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天下。則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聖人視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無謂

微子湯有以決其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

湯七年旱。不著見于書。它徵信焉。殆傳者妄也。至乃云。棗林之禱。迂則太甚。以人禱亡國之妖言也。一鄴吏辨之。而湯信耶。剪髮擺瓜。嬰之白茅。犧其身。若之何。躬不情之謫。以欺天也。又稱禱大雨。歲則大熟。天下謹洽。遂作棗林之樂。名曰大濩。則亦非。夫湯旱也。禱七年而雨。耶旱七年而禱。耶禱七年而雨。天棄湯

也。旱七年而禱，湯棄天也。夫洛拆川竭已，亦豈一雨所能救哉？七年之旱，而始有省過之詞，一禱之應，而輒有象成之樂，克謹天戒，檢身若不及者，烏有也。曰：然則何如？曰：後世以水旱堯湯儷言，旱有亡，不可知，或湯在位三十祀而旱之為年者七焉，又或三十祀之中，至第七年之旱為甚焉，以七年之旱迭見於三十祀之中，以三十祀之中僅一見七年之旱，而其旱也亦適止乎一方，非連七年旱亦非舉四方皆旱如傳記所云也。若連七年俱而并及旱四方，即所謂煎

沙爛石信不虛矣。烏得百穀有留種，生民有遺育哉？雖莊山之金能食人乎？以魯僖公之憂民，而厯有可閔之歲，梁惠王之用心，尚有可移之粟，不意天之絕湯乃至斯極也。若曰：然則水旱怨咨亦常事，後世亦曷異而稱之？曰：以為聖人在上，當雨暘時，若而值此，故異之也。曰：以為桀之餘烈，則何如？曰：諺所謂室于怒而市於色矣。夫桀烈也，徙而湯天道乎？武王之伐紂也，師興之日而雨，乃紂獨無餘烈乎？曰：然則所謂棗林之禱者何如？曰：禱也。古者禱雨必有處，棗林蓋

湯之所以禱雨與。聖人視天下。若癢疴。疾痛在吾身。故一方旱則禱之。一年旱則禱之。謂旱之七年而始禱。又犧其身。若是矯誣。吾不然之矣。

陳越石云。商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復歸于亳。善矣。不可以為法。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于臣之業何如。又况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詎。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殷之君臣。亦幸而成耳。噫。泥泥接踵。羿羿比肩。後之為人臣者。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

其終也。未嘗不泥。不羿。皆取伊。周以為蒿矢也。越石此論似矣。尚未深考。按孫季昭示兒編云。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其論甚偉。可息紛紛之疑。句曲外史張天雨取其說。書于伊尹古像之後。

傳說事。世咸疑之。以為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為身名累。夢果可憑與。或者又

史記 卷二
云武丁嘗遜于荒野而後卽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于夢焉且商俗信鬼因民所信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此說辨矣而亦非蓋所云夢賚者帝實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鄧文夢鹿而得真鹿心誠于得鹿者尚可以得况誠於求賢有不得者乎。

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太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太王安從翦之乎已猶間閔避狄而謀及商之天下人情乎以文王當紂時尚自難王太伯安得遂有天下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太王不但不出之口亦決不萌于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是望國祚綿洪豈有一毫覬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太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會

世評

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解，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剪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耳。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爲戩，則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賢君而蓄羿浞之禍心乎？

夫讓非聖人所貴也，第以異于頑鈍無恥之徒耳。而好名喜異，人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爲竒詭之行，天下將不勝其弊。春秋時魯隱宋穆，親挈國與人，而弑劫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載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矣。然親見王僚之弑，束手無何，身沒僅三十年，而吳爲沼，以延陵猶不能無恨。故讓之不得禍，甚于爭。苟得則武王之爭，可同伯夷。夫伯夷叔齊，天下義士也。伯夷順父志，而以國與弟，然叔齊終不受，而父志終不遂矣。彼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褰裳

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為賢人而已。蓋至泰伯而後為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者。蓋有伯夷之心、無其迹。有伯夷之事、而後可遂其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為異論、以為太王有剪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說者遂以為泰伯雖以讓國、而實以天下讓、不以盡父子之情、而以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為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天下至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受、陰謀

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異操謔之徒也。太王迫于戎虜、奔亡收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觀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為讓、此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須臾之間、嘗不能以自豫、而曰百年後必至于此、不幾于怪誕不經耶。蓋剪商事、先儒嘗辨之、而集註釐革未盡者也。說者徒以溺愛少子、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所為、太王必不至是、故以傳歷及昌為有天下大計、殊不知兒

女之情、賢者不免、篡逆之惡、中人不爲、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爲太王好色、詩意未必然、而孟子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區區之私、以與季子、泰伯能順成之、此泰伯所以能讓也、泰伯之去、不於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泰伯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於此、太王賢者、終亦勝其邪心與我也、吾於是明言公讓、則太王終不恐言、弟終不恐受、是亦夷齊終不遂其父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羽翼太子、事近正、而終傷父心、申生

徘徊不去、心則恭而陷、父子罪、故成爲惠帝、不成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奚辨其國與天下、苟盡其道、奚擇于君臣父子、讓自有之、國則不言、而求其讓于未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勘百年以後、君臣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爲賢、而必箕山爲大、歷山不必孝、而必首陽爲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志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所爲、乃匹夫匹婦之爲當然者、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而

又何稱之有。

一辨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迹。三辨山中乏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辟紂之事。七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辨原于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春秋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謹按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及齊景公有馬千駟此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証于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夷不及齊其于伯夷也大槩稱其制行之清而于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當時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之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爲有功于世

史記

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權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既載此事于傳。又于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言伺間備極形容。文字既工。盪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爲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于武王。謂之弑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

是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史遷安得此與。或聞子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子應之曰。予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于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証諸孔子對子貢之意。則

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爲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阪。詩之唐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采苦采苦。首陽之下。或者卽此首陽。蓋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來此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于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

君父大故。顛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于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稱之。指其所嘗栖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迹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于此山。而後見稱耶。予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于有

國無國。尤爲可見。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爲政。景公安爲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而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遜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予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無害于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略無近似。而害于義理。特甚焉。大槩遷也。專指文武爲強大諸侯。窺伺殷室。以得天下。故於世家則首吳太伯。於列傳則首伯夷。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盛德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不見取于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詰。今亦

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遜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予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無害于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略無近似。而害于義理。特甚焉。大槩遷也。專指文武爲強大諸侯。窺伺殷室。以得天下。故於世家則首吳太伯。於列傳則首伯夷。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盛德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不見取于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詰。今亦

不幸君子可欺。斷然按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當
爲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徇。使萬世亂臣賊子。知
畏清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子言更僕未終。亦不
得已也。然實欲反覆究竟。折服史遷。使不可再措一
辭者。吾徒之學。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勿
倦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略。孟子雖不言叔齊。而言伯
夷甚詳。若併取證于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必
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
居北。云乎來。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濱辟紂之

事。但於遜國俱逃之下。卽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
西伯卒。此下遂書叩馬諫武王之事。數其父死不葬。
以臣弑君。蓋以爲遇武王於道也。所謂於是云者。如
春秋之書。遂事纔逃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
知此行也。二子亦以免喪否。與厄于勢而不返。容或
有之。然逃彼歸此。如同時然。身喪父死。自不得與於
哭泣之哀也。而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與。嗚呼。此必
無之事也。夫遷所以削其海濱辟紂者。何哉。謂遷爲
未嘗見孟子歟。則遷知其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自

言嘗讀之而屢嘆矣。然而如此書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爲奇節，故欲見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惡於紂也。夫事不惟其實所不合，已意則削之，千載而下，讀於是一語，尚宜想其遷就增損之情態，而可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爲斷。夫伯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孟子稱爲天下之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德齒，昔縱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豈必與太公等。吾意武王之

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與中年與末年與，不可攷也。而遷於周紀，則嘗以爲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然後曰：太顛、閔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譖西伯于紂，囚于羑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鉄鉞，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虞芮訟。又明年

而書伐犬戎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于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槩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稍排布歲年而夷齊之歸爲首其他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卽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之後姑少計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而考終已久矣遷旣書於周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方至文王已卒適遇武王以木主爲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當爲兩夷

弁乎抑卽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日甫達岐豐之境也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先不當俟其戎車旣駕而後出奇駭衆于道路也太公與已均爲太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牴牾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至其摹寫二子冒昧至前左右愕貽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闔群小號呶而遷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

不亦幸哉。武王方爲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知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留，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之，噫甚矣。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至於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曰：祭于畢，一曰：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率不可信，使其有之。

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予若以孔孟之說折遷，遷未必屈服，惟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卷猶曰：破碎不全，不盡出於遷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遷全文，讀者知其非遷莫能作，又不得疑其補綴于後人也。曰：然則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妄居半，及書武王則妄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略優於傳也。蓋紀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及文王之死也。及文王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固前言之，果有夷齊。

暫隱之迹。而不在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所謂夷。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讀論語者。惑于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執所謂餓者爲夷齊。蓋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爾。夫理至于一是而止。予生百世之後。安敢億度。輕破古今共信之說。蓋見遷於論語。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略無一字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以詳爲之辨。庶幾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之與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惑其叩馬耻

粟以至于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讀論孟。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羈旅妄人。闇于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人情。悻悻然以去。徑與自經溝瀆。而莫之知者。此史遷之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于此。從語孟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心爲此。何也。曰。遷自言之矣。所謂子悲伯夷之志。睹逸詩

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所刪尚莫知各篇爲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粟生于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異哉。耻一武王而天下皆無與已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

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末句曰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遷以爲此夷齊將臨死而悲絕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思上言我有所往。安適歸則無所辟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徂兮今可中求則于不可猶思有所往焉。旣而遂自決曰命之衰矣。歸之于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爲徂卒之徂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

武王非暴君也。必欲求其稱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于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必有遭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魯臧哀伯曰。武王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爲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之間。亦豈非歟。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亟爲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器。強暴者之所爲。誰謂武王爲之。

使果有所謂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矣。豈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爲快乎。况罪止紂身。爲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爲何人。自克商至于周衰。然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爲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齊實之乎。况左氏近誣。未必斯言果出于哀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成丘蒙

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于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爲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惟此章之疑，旣釋，則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非古今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爲然否。此王文端公夷齊十辯也。乃福莆一山鄒公守愚，又作反夷齊十辯，掩卷而伏思之，嘆曰：士生百世之下，持一時之見，破千古之疑，必其援據精詳，議論正大，天理民彝，不可泯滅，非但使天下後世灼然見昔

非而今是。即使其人當時見之，亦不敢以有辭於我也。庶乎其可爾。吾讀史記遷固好奇者，夷齊之辯，公亦未爲得也。何以言之。公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于死乎。余曰：不然。吾聞之，夫子陳蔡之厄，告子路曰：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夷齊不餓死首陽，則夫子固已言之矣。莊子曰：昔周之興也，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

焉。至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與之盟。二人相視而笑，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不如避之。」以孤竹君讓，而終餓死于首陽之山。又曰：伯夷叔齊始矜清之郵，以放餓死。戰國策曰：廉如伯夷，不敢素殮。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于首陽之山。其言又與夫子合。夫以夷齊之餓死首陽，章章明信，雖婦人女子，猶能知其名，誦其美不衰。况當時之

故老去商未遠也，安可直以爲不死于首陽乎？公曰：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國小，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爲隣，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唐風曰：采苓首陽之顛，或者卽此首陽。蓋晉地也。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隱？此邪？倉卒而行，固宜無所得食，然不必久居于此，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稱之曰：此仁賢之跡也。何必曰死于此山而後見稱

史記卷二
耶余曰不然夷齊之逃以成讓也其心炯炯若日星然倉皇就道不相要約齊不知夷夷亦不知齊也豈有俱入首陽之理邪况其逃也不過徐徐以俟國人立君之定耳而首陽之距孤竹幾二千里豈有當君父之喪廢躄踴之戚踰都越邑以邀讓國之名也哉吾恐其獲小廉而喪大節也而謂夷齊爲之乎按今之永平府古孤竹地也今孤竹三塚存焉首陽一在河南一在山西按志河南首陽者五惟偃師首陽山世傳夷齊隱此尚有夷齊墓山西蒲州首陽山卽唐

詩所謂采苓者賈逵註史記卽此首陽也有墓有祠以此考之未知孰的然偃師舊亳地也武王伐紂還息偃師徒遂以爲名恐夷齊不當隱此耳然其上亦有墓豈好事者因首陽之名而爲之歟然皆與孤竹相去之遠雖未暇論其孰是要皆有以見其非遜國之時也則首陽之所以有夷齊之跡當在克商之後天人革命絕景窮居之時與夫豈所謂倉卒乏食之故哉公又曰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尤爲可見余曰不然景公登牛山而流涕至

史記 卷二
爲晏子所笑，亦可爲畏死者矣。夷齊則寧餓死而不顧，夫子以景公夷齊並言之，蓋亦有所感而云爾。抑揚予奪以爲世觀，固不在于有國無國也。公又曰：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若卽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諫武王當于未舉事之先，不當使之戎車旣駕而後出，竒駭衆于道路也。太公於已均爲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耒于鋒刃將及之中也。予曰：不然。伯夷、太公二老也，計太公之初遇文王，且八十矣。武王之時，猶且以鷹揚

奮而獨疑，無所謂伯夷者何哉？且均之歸周也，太公則已至者也，夷齊則歸之而未至者也。叩馬之諫，義士之稱，其不相識也固宜。東海、北海，孟子蓋列言二老之歸心，見文王之善養者爾。若莊子則止言其見武王而不及文王，亦可槩見以前後考之。太公之來當在文王之末年，而夷齊之來，其文王旣沒之後。武王初立之時邪？海濱辟紂之事，非遷削之也。按孤竹至海僅百餘里，有孤山屹然獨立於海上，四面皆水，豈逃立之後，辟紂之亂，蓋嘗隱於是歟？今青州昌樂

州邑亦有孤山。上有夷齊廟。不知漢始以北海名郡。又萊州維邑亦有孤山。上有夷齊廟。不知隋始以北海名邑。又有孤山之名相似。故好事者因孟子北海之說而爲之廟爾。遷博遊天下名山。其有不知此耶。孟氏以孤竹爲北海。遷以北海爲孤竹。烏可謂遷削之邪。道遇武王。雖與周紀來歸之年不合。然周紀但稱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之之語。則亦未可遽以是卽爲來歸之年也。公又曰。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

葬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一曰祭于畢。一曰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皆不可信。余曰。不然。畢有二說。一曰文王墓。一曰星名。畢星至。兵師出。祭畢。豈亦若古者類禡之禮與。然曰上祭於畢。固不可遽以爲祭墓之禮也。但古者諸侯五月而葬。於時武王立九年矣。廼云不葬。不可攷也。公又曰。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與夫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惑其叩馬耻粟。以至于死。然後語孟之意可明也。余曰。不然。叩馬耻粟。以至于死。是所以

見夷齊之大者也。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與日月並
耀。此義明而人紀立。此義明而名位定。此義明而亂
賊息。忠臣烈士其不可奪者，正以是爾。仁孝之言，赫
赫乎天地鑒之。太公以爲義士，而武王獨無言焉。吾
知武王之心，不待伯夷非之而後知也。又詎可決以
爲羈旅妄人，闇于是非進退，悻悻然以去，自經于溝
瀆而莫之知者比哉。公又曰：詩自夫子刪後，遷偶得
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采薇西山，是不食周
粟故也。粟生於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人人皆非

也。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粟而
後可。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曾無
一人見之而聽從乎。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
非暴君也。余又曰：是大不然。恥食周粟，夷齊之所以
爲此者，其亦力無如之何，而姑以是盡吾心之所安
焉而已也。若曰：使夷齊之教行，無一人肯食周粟而
後可，則亦將以號之天下。夫孔子之殺身成仁，孟之
舍生取義，忠臣之捐身報國，若王蠲、龔遂、張巡、文天
祥之爲，皆率天下之人相趨以死，則生人之類絕，尤

不可之大者必若蕭瑀之於隋唐馮道之於五代朝
仇暮君然後爲疾風勁草然後爲屹若巨山不可動
而以爲賢乎哉吾見其率天下之諛生畏死貪寵饜
榮若犬彘者流引其途而誨之趨也公之言何爲者
耶况武王與夷齊不兩立自以其據天下之大亂而
言謂之仁自其以立天下之大分而言謂之暴若夷
齊者以武王爲暴也亦宜公又曰魯臧哀伯曰武王
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爲伯
夷之屬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遷鼎恐非急

務也遷其重器強暴者之所爲誰謂武王爲之使果
有所謂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何必遷乎書稱營
洛乃成王周公時事而義士又不知爲何人自克商
至於周衰蓋四五百年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何必
夷齊實之乎予曰不然夫九鼎也者神禹之所鑄以
象九州者也歷世寶之夏亡鼎歸之商商亡鼎又歸
之周不可得而私也禹尚不可得而私而况商乎然
則謂遷其重器亦悞矣其載諸史稱釋箕子之囚表
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散財發粟公則皆信之而命

南宮适史佚展九鼎寶玉獨疑焉何哉武王克商定鼎郊廓至于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與瞻伊洛則經營規畫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豈遷鼎在將營之時耶左氏載義士非之者雖不必指爲夷齊要周之時宜亦有之亦足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可已也或曰然則易之順天應人非邪余曰聖人之言各有指要。不當以執一論也。若謂湯之心果于放桀武之心果于伐紂則非所以爲湯武矣。然則湯武與夷齊可兩是乎。余曰夷齊哀萬世之亂也。經也。湯武哀天下

之亂也。權也。其可是彼而非此乎。要之湯武之心猶夷齊也。伊尹五就孟津觀兵。使夏癸商辛由茲而悔禍。可以爲少康太甲。則禹湯之澤猶未遽斬於天下也。太伯文王之至德亦將歸之矣。此則事之或然者也。湯武何至於有慚未盡善之云也哉。時之窮湯武亦無如之何也已。或又曰然則子之言右遷者也。余曰天下之言惟理焉。視其理是而言可據。雖下於遷者萬萬吾將信之。况遷邪。且遷作夷齊傳不襲常體使人慷慨膾炙齊得喪輕死生有不可幾及之意後

史記卷三十四
世至以爲怨、不知遷者也。况公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以盡推其不然、以叩馬耻粟爲終古、曖昧厚誣之事、其何以服遷乎哉。雖然、遷失亦多矣。吾固因夷齊而爲之辨、懼天下後世之多於託武王而不果於信夷齊也。

牧野之兵、非武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于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

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以百里之邑、俾奉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群臣以禮葬之、豈復有餘怒及旣死之身乎。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于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于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魏文、皆中主也、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不敢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身。曾謂武王聖人、

而恐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若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菹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實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管蔡事，據詩書所載，曰鴟鴞，曰破斧，曰違王命，噫嘻，何太甚也。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夷齊流匹，而文王孝子也。獨恨其所以處殷周之際，未善耳。其以殷畔，非畔也，以復殷也，非獨畔也，以武庚畔也。武庚故王商之元子也，紂雖無良，武庚未聞失德，父可誅。

子可立，少康復國，君子賢之，豈獨不許武庚耶。不立武庚而自爲之，管蔡所疑于武王也。文王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管蔡所習見也。其父所爲若此，其兄所爲如彼，管蔡籌之熟矣。復故主，忠也，守父之節，孝也，反兄之爲，義也，故不顧弟姪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足悲矣。周鼎已定，殷灰已燼，成王之慧，周召之智，俱未可以一舉而遽得志。故爲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莫若跡泰伯箕子之爲。夫泰伯之荆蠻，非以天下讓，示終身臣殷也。箕子之朝

鮮非欲存殷示終身不臣周也。故為管蔡者舍周遠
 遯則天下後世庶幾有諒其心者。傳稱太姒生有十
 男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
 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
 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太姒
 所以教管蔡者當無異武周也而必以武周伐商者
 為聖以管蔡輔武庚者為不類可乎。管蔡不幸誅耳
 使其輔武庚滅周後作史者又惡知不以武庚為少
 康以管蔡為忠而以武周為逆乎。故凡訾管蔡者類

以成敗論也。嗚呼新莽欲篡漢子宇不以為可。朱溫
 欲篡唐見昱不以為可。故天理在人心。即父子兄弟
 之間有不可得而滅者。彼管蔡者即不類。吾以為宇
 與昱之儔而已。

讀書至金縢反復詳究疑其非古書也。夫周公面卻
 二公穆卜以為未可戚我先王矣。乃私告三王自以
 為功此險人佞子之所為也。而謂周公為之乎。且滋
 後世割股醮天之俗其冊祝有曰。今我即命于元龜。
 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

屏壁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壁要之乎。
又曰。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蓋卜冊之書。藏于
宗廟。啟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既曰周公別爲壇墠。
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
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于宗廟。金縢之匱。又私
啟之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
公所自爲代武王之說。夫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
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
年無事。而不啟金縢之匱。至乃啟之耶。卽此五事。反
復詳究。是編非古書也。必矣。

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餘年。
養晦蓄威。始能回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
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
而于溫之會。捷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鄆。
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
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于桓。公子今日文。
非桓匹。何也。曰。文公之功。多于桓。公者。罪亦多于桓。
公者。也。事速于桓。公者。義先壞于桓。公者。也。名盛于

桓公者實衰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文豈桓匹哉？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位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桓執衛侯，則三綱五常，于是紊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

憤憤生曰：余嘗讀史，悲哉申生者，真大不幸也。人爲申生計者，有三：曰諫，曰讓，曰去。夫以申生之時之勢，之地，而以三者責焉，無一而可，何也？蓋父有過，則諫不聽，則號泣隨之，所從來矣。第父母之過不同，而諫亦有辨。獻公之過，正在舍已立弟。申生將爲已而諫乎？抑爲諸母弟而諫乎？爲已而諫，卽慈父不能無疑，而矧父如獻公，母論不聽，恐燈蛾穿獸，旦暮自遭其亡，有欲泣不得者矣。讓者，明順父志，而虛儲位聽。

焉。然矣。夫奚齊申生。且不容一日並世。而矧在國在。傍臥榻之側。今古同情。在申生。卽無他腸。而有如云。奈臣下欲富貴。何獻公之慮。豈不及此。且妖姬在侍。今日假一怨謗焉。明日假一巫蠱焉。又明日再假一失德事焉。申生何以自解免乎。卽去之議。亦自有三。誠以附于大杖。則走之誼。謂逃而去焉。申生可自免也。不知父旣甘心于子。子有徑使之脫然倖免者耶。且去將安之。之與國納我者誰之。山林驪姬優施舍我者誰。若逃。爾然無之。非是不能去也。又若去而死。猶

免父殺子名。不知父至愛一子。殘一子。不啻不慈。父已不直於天下者。父縱去。而濱死道途。幸全首領。父尚莫逭其責。設不幸授首他人。遊魂莫返。九原抱恨。獨非父殺之乎。不必去也。或又以去當在城曲沃之際。夫父之任以曲沃也。意雖踈斥。而猶托名腹心之寄。使一旦委父命于草莽。父卽執此爲詞。責其無故。反背聲告諸邦。將奚所置喙乎。不可去也。故孝已死。扶蘇死。戾太子死。固難以曾參之摘蘇。同日語也。說者曰。微子去商。夫紂本弟。而非父。太伯去吳。夫太王

史記卷二
賢父而非獻公之父。至舜脫廩上之焚，井中之溺，皆天幸也。豈人力哉。雖然，申生嫡子，以不去死矣。獨不思以去而生，尚有夷吾重耳諸公子在。固于申生離裡而于奚齊寇仇也。嫡庶長少之分，一淆俱淆。有獻公則能奪申生而與奚齊，無獻公則諸公子又轉奪奚齊。自與所必至者，獻公能料之，目前又何不能料之。身後乎。苟息雖才家臣也，祇可杜他人窺覬之邪。萌而同氣，自相殄滅，四顧皆吾主也。謂家臣能禁之乎。卽謂里克能之，息胡不能。彼倒戈之戰，與反噬之

戈，孰順孰逆，人謂息也。死，克亦等死，而入井，自悞與下石在人，孰枉孰平。夫時至春秋，弑君如商臣，拒父如衛輒，不啻藥如許世子。亂賊接踵，神人共憤，申生卽不以身爲亂首，而甘七尺就殞焉。悲哉申生者，真大不幸也。申生之自處得矣，無容議矣。

夫春秋之世之亂也，而忍言哉。蓋君臣之義絕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韓厥，厥曰：「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齊崔杼弑莊公，人謂晏嬰死乎，曰：「君死社稷，則死之。若爲已死，非親暱，誰敢任之。」韓厥晏嬰夫

非春秋所謂賢者哉。君父之仇，義不共天。臣弑君子，弑父殺無赦。亡論其職大小也。二子身爲大夫，驟聞君父之難，當率先有衆奉大義而赴之，誅元惡以靖國家上也。苟不能則死之，又不能則去之，舍是亡可言者。方厲公之執，而書偃之召也，厥挺然力爭，尚庶幾萬一挽回，必不得已，猶當致命畢力于嗣主之世，而始焉則爲克之中立，以觀其變，繼焉則爲盾之同黨，以遂其好。晉尚爲有人乎？蓋厥也弗臣，而悼也弗子矣。夫人臣之義，食焉弗避其難，嬰之食，誰之食也。

莊弑而弗從，猶之可也。方莊之未弑，弗當諫與，迫莊之既弑，弗當討與，諫而弗行，與討而弗遂，弗俱當去與，四者之義，嬰亡一焉。生食其祿，死而置之，臣焉用哉。夫春秋之世，君臣道絕矣。以二子之事，如彼而世以爲賢，後世亦卒無有非之者，甚矣大義之難明也。豫讓漆身吞炭，以媿人臣之懷二心者，讓蓋以義士自許也。當時凜然義之，後世亦翕然義之。至蘇氏胡氏，直以爲聖賢大學之道，甚矣宋人之陋也。余以爲讓特刺客之好名者，非惟弗知義，殆近乎弗知耻。其

史記 卷二
所言正以教人臣之懷二心而胡以愧也。夫君臣父子一也。父有弗子，子無弗父。君有弗臣，臣無弗君。孟軻氏論手足腹心報施之道至矣，而其言可以訓天下之爲君，不可以訓天下之爲臣，可以陳于唐虞桀紂之朝，不可以譚于春秋戰國之世。以故言出孟氏，豪傑猶或非之。然而曰犬馬曰土芥曰國人曰寇仇，其輕重之等較若也。夫范氏荀氏滅于知氏，知氏滅于趙氏，則知氏于范氏荀氏，正趙氏之于知氏也。讓以衆人報范氏荀氏，則二氏之亡仕他姓可矣。曷在

乎仕其故主之仇之後，而且爲之盡力也。不幾於寇讐之報與犬馬之視乎。夫瑤之未敗，果知之讓擇而事之，惡取其知，瑤之將敗，稀爭之讓默而成之，惡取其賢。瑤亡也可以死矣，弗死，襄執也可以死矣，弗死，至再刺而再執也，猶弗死，惡取其勇，俾襄子而再釋焉。將以刺終乎，將以弗刺終乎，刺而中，胡以見襄子於身後，刺而弗中，胡以見襄子於生前，終止而弗刺，胡以自立於天下，萬世故吾直以讓，非惟弗知義而近於弗知耻也。其厯厯然惜其一死，務以成其一刺。

之名而已。于。人。臣。之。二。心。奚。有。也。即。人。臣。二。心。將。以。讓。藉。口。而。又。奚。愧。也。夫。為。讓。計。宜。何。如。曰。死。范。氏。荀。氏。上。也。死。知。伯。之。亡。其。次。也。死。襄。子。之。執。又。次。也。以。刺。而。報。其。主。則。已。卑。卑。再。刺。而。弗。行。而。卒。弗。死。而。欲。以。漆。身。吞。炭。愧。人。臣。之。懷。二。心。者。難。矣。哉。以。知。氏。無。人。而。讓。無。為。而。為。者。尤。謬。夫。聶。政。尚。不。欲。顯。其。名。而。要。離。致。戮。妻。子。奚。為。也。

○ 豫子忠矣烈矣。世人責之苛也。曰。錯質弗二。國士衆人。奚以別為。又曰。智伯忘備二國。豫子曷以亡言。又

曰。貴戚如智果去矣。豫子非宗臣。曷以不去。嗟夫。諫不諫。未可知。去則不可。人以國士遇我。而我秦越人視之。自完得矣。如君何。孔子曰。體群臣則士報禮重。孟子曰。君視臣手足。則報以腹心。視臣犬馬土芥。則報以國人寇讐。而又何疑于豫子。有報讐之志。而亡術。以必成其志。而竟陷于阨。史遷不察。至此荆聶彙為一傳。亦又足悲矣。愚觀成事。觀往故。自古及今。其報人成。未有不因人者。趙武報岸賈。韓為之囚。伍員報荆。吳為之囚。丕豹報晉。秦為之囚。最後子房報秦。

博浪一擊。幾落豫子之見。而終能感夷祖龍。祚不三世者。所因者沛公也。夫鴻毛至韞。不能自舉。飄之清風。則上凌九霄。何者。寧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人方屠我君父。屋我宗社。勢焰燠烜。疾如沃雪。忽如塗畫。而我持二手寸兵。越之。是猶委牢飼虎。投薪就燎。蓋孺子之智。而匹夫之剛矣。愚意當時智伯雖亡。智開智寬尚據城未下。吾倚之主也。輔果郟疵俱亡。國未死。吾結之援也。天意未亡。智卽一成一旅。亦可以覲復。卽不然。天下大矣。田齊羸秦亡不可臣。布以腹心。伏

其兵力。以成趙武伍員丕豹子房之功。是未可知。待不濟而後以死繼之。未晚也。昔吳敗楚于柏舉。莫敖大心曰。吾將深入吳軍。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憂社稷。棼冒勃蘇曰。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躐穿膝暴七日。而薄秦庭。秦王屬之兵革。敗吳而存楚。嗟乎。予猶議夫。豫子之以一卒効也。

楚子問鼎。羅泌以爲妄。謂楚莊賢君。孫叔敖賢相。滅陳且復于申叔之對。入鄭且舍于鄭伯之服。非復前日之頑獷也。周爲共主。彼且遽然而窺之。又謂鼎非

傳國之物問之何益亦似有見第左氏所載王孫滿之言未必皆妄按九鼎在周乃上代所寶者故周公卜洛亦以安九鼎爲首稱楚居漢南嘗聞鼎之名欲一見而不可得故過周之疆問周之鼎亦嚮慕之私耳王孫滿惡其強梗遂切責之謂其窺伺神器而楚子問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謂楚實未嘗問鼎而以左氏爲罔則又盡信書之過矣

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侯之傳春秋輒從史其說以傳于夫子書名之例後世治康侯家者至以札爲戎首而呻呻言之不置嗟乎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以跳踉恣睢于天下者不可勝誅夫子不惟賊是仇而先紂讓王之公子其何以勸蓋康侯之支離其見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子惑焉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于楚椒秦術之之流無異辭也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至于今豐碑不墮綠字長新而吊古問竒之士過其墓下猶低回留之不能去噫康侯能以春秋微曖不白之指繩人以三尺而安能掩此

麗牲之片石。壘頭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夫子之于延陵季子始也。夫子何以碑季子。無以其遜國。高子臧之義。與三讓有秦伯之風。與掛劍不忘徐君之誼。與葬子合先王之禮。與聞樂知六國之興衰。與歷聘翩翩。著閱覽博物之稱。與之數者。顯節也。媵名也。當世能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烏用碑。凡碑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子之遠慮。在家庭骨肉之間。而其潛德至行。在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于篡。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而

不可以告人。人弗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遜季子。非其心也。上迫于先王之命。下迫于國人之望。而姑爲是以飾觀聽也。不然。彼旣儼然南面以稱孤矣。而其臨沒遺言。欲授餘祭。次第夷昧。以及季札。立嫡乎。立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夷昧後也。何以不言嗣札者。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序乎。其端愈紊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于野。以絕吳人之望。若曰。兄實與之。而我固捐之。身有叔齊之節。而兄不失伯夷。

史記 卷二 四十七
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昧死。而吳事又大變矣。僚之貪而躁也。光之狡而忍也。其人眈眈焉。目眦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窟室之慘。不中于僚。而中于札。必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七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予之。而我實逃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之心也。故曰。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于墓。而不居其實也。其立節顯。而用意

微。其抗志嚴。而行權異。其可取而不取也。似過。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更暴主而不見。伎也。以爲得老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淄也。以爲据先王之大法。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得而擬者哉。故夫子之碑之也。稱嗚呼。以弔其人。稱有吳。以不奪其國。稱延陵季子。以不沒其志。而季子有此不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之臣。以退夷也。凜然大防哉。于札無以與也。嗟乎。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之賢。賢以讓。

也當周德之衰而吳以亡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有不幸與而後之耳食者必欲以夫差之亡吳徙其咎于季子夫季子辨六國之興衰者而寧獨不辨吳之將亡彼亦能爲季子而已矣

孔子誅少正卯耶夫子嘗親折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豈已爲政未滿旬日卽誅一大夫耶孟子曰今有王者作焉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孔子王者之師也斟酌禮樂和于陰陽不教而殺斯爲虐矣豈王政乎舜去四凶以四凶罪

惡貫盈神人共憤所謂求其生不得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然堯在位數十年不誅必待舜而誅聖人爲政殺非所先也審矣堯數十年不誅四凶謂孔子七日誅正卯乎縱誅之抑何驟也聖人如天地于人何所不容宰予欲短喪切責之而已冉求爲季氏聚斂使門人鳴鼓攻之而已重絕人也他如互鄉南子之類未嘗無誨欲人自遷于善甚廣也正卯旣爲魯聞人亦非不可以教誨懷者何至遂絕其遷善之路使首身異處邪時至春秋大夫亂政者比比皆是在魯則

史記 卷二 四十九
僭八佾之季氏、舞雍徹之三家、囚主君之陽貨、此奸
雄之尤者、聖人正刑明弼、一正父母之邦、當自尤者
始尤者、尚緩不誅、誅者可疑、不緩兩觀之、鬼不亦有
辭于孔氏哉、陳恒弑其君、告于朝而請討、聖人固未
嘗廢殺也、然一請于君、再請于相、君相從之、則上請
于天王也、必矣、今正卯未有弑君之惡、不告而誅、又
不啻專殺大夫矣、五霸不爲、聖人爲之乎、凡此皆涉
無理、故可疑而不可信、大抵左傳家語國策諸書、文
雖足取、而實出刑名浮誇者、以自托、故如子貢之辨

宰予之死、皆妄誕不足據、蓋欲毀孔氏者爲之也、不
則視聖人過高、以爲聖人政事亦必風馳電掃、駭人
耳目、故附會其事、以眩後來耳、吁、孫武列陣而美人
梟攘、直行師而莊賈戮、兵家懲一儆百、不得不爾、然
實李勣欲仗胥立威之習也、聖人兵如時雨、有征無
戰、况政乎、又况孔子然則正卯之誅、蓋斷無其事、不
必疑也、或曰、誅卯之事、旣涉誣妄、然則茲言曷始乎、
殆始于荀况也、不則亦况類言之也、朱元晦亦嘗疑
此、以爲不載於論語、不道於孟子、雖以左氏春秋內

史記 卷二 五十一
外傳之誣且誇而猶不言獨荀况言之愚謂况恐人也刑名之學也斯言始于况殆無疑也况惟以此爲倡李斯事秦故必以殺爲先而還自殺與然則聖人廢殺矣夫刑亦兵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虞戮四凶周誅管蔡孔明涕泣斬譖非能廢殺不好殺耳且堯所以不誅四凶者子知之乎堯非不鑒也堯于共工曰象恭滔天于鯀曰方命圯族豈不能鑒哉特以惡未大著故不遽加以刑耳或亦異其有改也今據家語荀書所載正卯之惡則亦未著之類矣况行僻而

堅記醜而博罪實未至可殺何爲遽殺之乎是時吾見三桓弱魯矣未聞正卯奪君也刑政緩急之間庸吏能辨况吾夫子乎或謂強臣竊權亂國其害小正卯僞學惑人其害大然則春秋孔子刑書也誅亂國者耶誅惑人者耶醫不治心腹之疾而急理皮膚聖政固若是之迂乎武王周祖也征誅得天下猶曰武未盡善孔氏殷人也以放伐得天下而至德猶不稱聖人之不喜殺也一至于此曾謂身爲司寇而遂濫殺于七日之間乎他日論治而曰善人百年去殺用

我期月而可以此例之。縱使正卯有可殺之罪，亦當俟于期月。三年之後，况實疑似未著之人乎。吁！吾懼夫喜殺者藉口于聖人，又懼夫妄殺者見欺于荀况耳。雖然，在正卯則擯之，在三桓則法之，若神宗之誤用荆舒，李固失賊不討，是畏噎而併廢食，又孔子之所甚惜也。

憤憤生日：子胥以吳兵五戰入郢，得平王之尸而鞭之，父兄之仇復矣。生平志願于斯畢矣。倘于時身不愛一死，以從奢尚于地下，豈非程嬰死于十五年之

後，以報杵臼者乎。說者謂以吳報楚，不得不以身報吳。嗟，胥誠死矣。吳豈不心憐其忠，惻然念其賣志以沒，而又規規索報奚爲。卽胥亦可有辭於吳矣。而胥胡慮不及此。殺父者楚也，殺君者非鄭乎。父仇復而君仇可置乎。當日移師伐鄭，鄭爲俎上肉矣。而竟以私恩釋也。倘伐楚之時，亦有一蘆中人出焉，將父仇遂可已耶。張良佐漢爲韓報仇，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使良守小信，而報韓幾無日矣。胥胡慮不及此。且胥所爲不共戴天仇，不反兵者，平王一人。

耳。平之先於伍，未世有憾也。平之後，昭固路人，而若建若勝，非胥所戴，以爲君乎？昭奔建，死楚社，幾屋而勝固在吳，倘立以續芊氏祀，申包胥將何辭責我，而秦又安能兵我？宋文丞相所謂立君存社稷，文不得之博羅者，胥固饒爲之，而胥胡慮不及此？郢蹇吳霸，仇復功成，卽以身報吳，亦云幾盡。迨諫備越，不聽，諫伐齊，又不聽，明哲保身，此其時已。彼少伯、鴟夷、留侯、赤松，謂其得已者耶？而胥胡慮不及此，嗟嗟屬鏤一劍，千古含冤。子胥何能以一逞智于謀吳，而獨不能

以萬全智于謀身。善乎父奢之言曰：員剛戾忍，詢能成大事，惟能成大事，故忠且孝，而惟其剛戾忍，詢故卒死于禍。知子莫若父，然哉，然哉！乃世持論者，或謂父仇必報，他人則可，於君不可。夫父一而已，而委質皆君也，不聞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乎？又謂不宜覆宗國，轉禍與國，夫胥於楚，非同姓也，世有因人報怨，不先就人所欲，而甘爲小不忍者，否？至謂徒明父冤，不能承父志，夫君臣肝食一語，奢故特寓慨慷于從容，而其志未嘗不期子以酬雪也。凡以是責胥者，皆其

身。在。局。外。而。不。一。審。時。勢。一。置。心。腹。吾。恐。子。胥。有。口。而。天。下。後。世。亦。爲。子。胥。得。以。有。口。矣。

范蠡歸湖。以西施自隨。劉孟熙謂載籍無所考。起于杜牧之作杜秋娘詩。余因摘究史記等史。果無可証。杜詩云。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隨鴟夷。牧之此作。果出何傳。邪。豈。彼。之。耳。富。于。聞。邪。抑。吾。之。目。窮。于。見。耶。後。此。蘇。子。瞻。詩。云。却。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高。李。迪。詩。云。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畱。傾。國。更。迷。君。蕭。水。

崖詩云。載得蛾眉共五湖。風流應是阿甄如。云云。據諸公之咏。果一唱衆和。止聞所聞邪。或喜新發隱。必見所見邪。謹缺以博考。杜公之出于聞與見。則諸公之因聞與見。自辯矣。

亡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此其罪不可以偏蔽矣。夫衛國徇于一禽之好。而縱以失民。衛人噤于一情之微。而懟以忘君。使民懟上者。衛君之過也。使君亡國者。衛人之罪也。有君不謹。有臣不令。君不式道。臣亦不式義。耦俱無善。以相接。而君臣駢死。以

爲天下咲嗚呼可悲也夫衛君之過蕭郁二君論之詳矣請得拾其遺說而責其臣也人之言曰國人受甲而有使鶴之言由懿公好鶴而有乘軒之失則是國人之懷懟也有辭焉衛君之過誠爲不免也然吾聞之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戴天履地無所逃矣天威在邇美牆如見其志義明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其赤心可破而視矣故夫國于天地也其存有與之立其危有與之亡朝有世臣國有大姓亦曰後人之顛覆迷亂則匡救之若使舉事一不當而遂不暨其幼

孫有庇遽以虐而棄之則夫熒澤之役雖曰懿公玩一禽之細娛而離元元之情義玷三樽之崇嚴而遺周行之詬耻然嘗卽其遺編而攷不過以鶴賈罪而非有及爾偕亡之怨也非有十年十一戰之惡也非有斬艾其民而用之日新之暴也縱使湯武復生而舉法于上必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而衛人乃以一懟而亡之曾不念乎衛之爲國也康叔開拓之武公培植之英賢之君六七作更四百餘年所以養老慈幼生生死死於天地覆冒之內日月照臨之下祖宗

在衛血嗣在衛墳墓在衛壇墀在衛生者享衛之土
利死者歆衛之禋祀其感戴于上者爲何如而圖報
于後者爲何如愛其屋者及其烏思其德者封其樹
而况其苗裔乎情然喪志于羽毛之好則有旅獒之
訓在所當諫也猝然震惕于邊境之來則有采薇之
歌在所當率也敢問衛之臣子百官箴其闕而袞職
有補者誰與端委于周禮盡職于諫垣者誰與三風
十愆之訓警欵于吾君之旁者有幾不物不軌之誨
規瑱于吾君之耳者有幾進無孟子之言退無牛邯

之論智不能諫也勇不能死也內則棄君子惡外則
敗君子安樂享其祿位而危難敗其城池嗚呼悲
夫衛人之不道何以至此極也吾觀熒澤之役蓋衛
人之大變而懿公之大震也城守而出呼其大夫而
與之以矢卽越勾踐嘗膽之訣也呼其夫人而與之
以繡衣卽齊百年留瑛之哀也其神魂之悲怖意氣
之悴傷誠有可憐也爲國人者奮柱厲之不知勵狼
蹓之見黜沫血飲泣爭前死敵以自獻于先君鶴與
國人則必有分矣夫何大河之濱禽獸群而爲國安

不可與居。而危不可與死。德不可與釋。而怨不可與
磯。衛君以四百餘年之在人心。不能釋民一鶴之怒。
而衛人以一鶴之怒。遽以怒而報其四百餘年之大
恩。臨敵而無戰心。據甲而懷慝志。將不死。緩士不揚
徽。誓其御。則曰今日之事。我爲政也。號其大夫。則曰
臣之車。不足辱君避也。或執冰而裾。或喪馬而求。或
鼓衰而不起。或棄甲而大犇。秉公旗者。不肯避其下
道。在公右者。不能爲之取水。大小同謀。必使其君往
遺之敵。以遂其不令之心。其復惡之甚。一至于此。卒

之一念之烈。鬼神臨之。報虐以威。上帝不報。罰之于
災澤。而師徒撓敗。罰之于距河。而遺噍七百。滅亡之
慘。未有若衛人之甚者。蓋其不忠不義。假手狄人。是
以懿公之首。雖離衛人之元。亦喪懿公之血。雖玄衛
人之首。亦黃懿公之社。稷雖墟。而衛人之宗祀亦敗。
其是非得失之迹。見于前。而禍福成敗著于後。如此
試使乘軒之鶴。比而論之。則方其安也。鶴食大夫之
祿。而我亦食土之毛。及其危也。鶴無死君之節。而我
亦有忘國之慙。是在懿公之好鶴。不過童心之玩物。

而在我則果為賊心以制其上矣。在懿公之誦已未必甚。而在我則自喪其心。真無異于禽獸矣。曾何乘軒之耻。而懿公之懟也哉。亦何懿公之懟。而蔽罪之深也哉。雖然。天有威命。人有秉彜。豫州之民。何世濟其兇頑耶。罪君之好鶴。而不知已之喪君。其罪為尤大。耻母之召豸。而不知已之弑母。其耻為尤深。衛之臣子。若以崔山君之曉視之。其猶覩然人面哉。吾獨以弘演為人矣。不然。豈其存也。獨無使鶴之怨。而其敗也。又有納肝之忠哉。茫茫土宇。不云隘矣。總總黎

庶。不云少矣。政以養之。而僅得一人焉。其政善耶。其政惡耶。龍亢于天。虎闖于野。而所謂一人者。曾不比玄裳縞衣之寵也。其君安耶。其君危耶。嗚呼。此蕭郁二君所以嘆息痛恨于懿公者也。而愚何知焉。三復斯言。寄茲一慨。

平原君斬美人以謝蹇者。其賢于齊頃公遠矣。頃公之母。固異于美人。而遣使御客之時。各以其類。是以兒戲為心。而無復交際之體矣。房帷之笑。何似孔明之見譙周耶。雖列卿過暴。而齊之自侮。則有由矣。平

原患客之去。則黜此美人而謝之。似未爲失。乃遽斬之。其專濫暴戾。不旣甚乎。當時門下士。更無一人慮及此者。蓋皆囿于必勝之氣。而不能反求。不忍人之心。此縱橫豪傑之徒。皆不容于堯舜之世也。

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爲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壁。是時言取壁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惟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旣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

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壁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出而壁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若棄壁。畏棄壁。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旣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壁。其勢不得不予。城壁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夫壁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壁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給趙壁。則以一壁故而失信于天下。臣請辭就死于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壁也。

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于秦。是時秦意未
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以武安君十
萬衆壓邯鄲。而責壁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壁
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于壁也。天也。若其
勁澠池。柔信平。則愈出而愈妙于用。所以能存趙者。
天固曲成之哉。雖然。澠池一會。趙幾恃向日之完璧。
而以秦嘗試也。抑謂秦有鯨吞諸國之心。亦必先假
空名以詭譽于天下。使以一宴會之故。嗔人唇舌。欺
人孤弱。而遽一逞焉。天下且有議秦後者。而矧會實

自秦啟之。茲相如所熟籌也。卽秦之謀趙。亦不必悉
出于此也。若曰。秦謀已爲趙窺。秦氣已爲趙奪。故二
十年不敢加兵于趙。則吾未見虎狼之威。有以一螻
蟻之怒。遽殺其勢者。又何論窺且奪乎。大抵戰國策
士其竒謀妙筭。自與儒生規規繩墨者不同。觀者自
當別論。藺相如使秦。料壁必歸。毛遂按劍。料從必成。
張儀敢于歸魏。料已不死。侯生特遣朱亥。料鄙必見。
疑商鞅不去魏。料惠王必不殺。孫臏斫樹大書。料涓
必燭人。聶政許嚴仲子。料俠累必可刺。張良擊始皇。

料大索必不能得。豈如豫讓徒挾報王之義，荆軻徒恃匹夫之勇，而無成謀善筭以取敗者比哉。

傾險之士，非能得人政也。傾險之說，非能動人聽也。咎在聽者不察耳。范雎者，戰國中最險士也。咎筮餘息，囊裹入秦。一旦進說秦王，意投志愜，扼元舅之尊，親奪其相位，而恣睢所行，母后舍弟，皆靡不晏處。自古說易行，而國政易得，未有若此甚者也。然其實豈睢能哉。秦昭雖王政不出已上，則不勝其母下，則過于群弟，而外又有穰侯秉國鈞也。心不平之，惟欲得

一人建一策，收以自歸久矣。適此而睢以險語中之，王其不深入哉。今觀睢所計畫，惟有遠交近攻，略可施用，其餘非離人骨肉，則毀人功伐語也。是果足動人否。中尤諄誕，則曰臣非不知，今日言于前，明日身死于後，死而有益于秦，臣不惜也。但恐臣死之後，天下之士回首裹足，莫肯向秦者。嗚呼！不恤其死，而憂國之無人，此宗臣之義也。非羈旅之臣所與也。昔比干爲商貴戚，故至死不忘商。屈原爲楚同姓，故至死不忘楚。睢於秦何如哉。未受釜粟，未擔一命，而遽欲

爲秦死。且不忘秦。斯非惑則誣矣。稍有察者。必詰之云。先生甚愛秦矣。於秦何戚也。秦何德于先生也。秦之興喪。又何與先生事。而先生乃憂不釋以死也。睢其將復何辭。可詰而不詰。辭可窮而不窮。則誠不察之咎矣。險何能焉。雖然。秦昭非不察也。惟不暇爾。范睢一作噤。辭而昭已。皇恐請益。至有溷以寡人不沒社稷之語。睢惟不言。言出卽嘉謀矣。尚遑計其爲險。又遑知其爲誕。說者曰。睢誠險誕人也。乃蔡澤激于唐舉一言。袖手入秦。出不窮之辯。杜其口。伏其意。安

然而倨其相位。若承蜩然。抑又何哉。不知夫睢固亡囚也。行而無媒。一旦犯天下之所至難。令人主勢不得不俛首以聽。迨其富貴已極。人主願望不無少盈。詎自武安。僂鄭安平。叛王稽見法。人主之大欲不盡。酬而睢且無以自解。蓋嘗彷徨而左右顧。求其人以托稅駕之地。而不可得。得一澤爲之代。睢其免矣。是故幡然而薦之。天下皆以睢能用賢。而睢之過。自是無聞于昭王者。此其肺肝焉耳。卒之澤爲相。亦不過數月。謝病免歸。二子所謂倜儻之士。其心能作能止。

真。有。過。人。者。黃。東。發。猶。有。捕。蟬。之。誚。所。謂。耳。食。者。與。
秦。之。帝。由。商。鞅。也。其。亡。不。盡。由。鞅。也。鞅。天。資。刻。薄。用。
法。深。急。卒。殺。其。身。其。人。不。足。道。然。其。法。不。盡。非。也。如。
民。令。爲。什。伍。相。收。司。連。坐。大。小。本。業。僂。力。耕。織。致。粟。
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而。息。及。貧。者。爲。收。孥。名。田。宅。
臣。妾。衣。服。以。家。次。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爲。私。鬪。
者。以。輕。重。被。刑。後。世。言。禁。奸。弭。盜。明。經。制。力。民。于。農。
戰。皆。祖。其。意。行。其。十。五。亦。足。以。富。強。秦。之。帝。信。鞅。爲。
之。也。使。其。既。帝。而。毋。焚。書。毋。坑。儒。毋。築。長。城。毋。任。趙。

高。毋。廢。長。立。少。一。意。休。息。與。天。下。更。始。未。必。遽。亡。嘗。
山。東。之。亂。群。雄。四。起。兵。無。畱。行。而。章。邯。以。秦。卒。蹴。而。
躡。之。無。不。仆。者。司。馬。門。不。畱。三。將。不。降。二。十。萬。之。衆。
不。坑。諸。侯。之。取。秦。未。必。若。是。易。也。楚。漢。確。戰。于。滎。陽。
沛。公。之。敗。數。矣。所。以。振。而。仆。仆。而。復。振。卒。勝。楚。者。則。
以。蕭。何。常。發。關。中。卒。爲。之。後。繼。耳。秦。人。之。慄。銳。敢。鬪。
天。下。莫。能。當。漢。不。用。秦。必。不。能。坑。楚。故。夫。漢。之。得。爲。
漢。者。秦。之。餘。勁。鞅。之。遺。烈。也。然。則。鞅。之。帝。秦。也。功。十。
之。九。而。其。帝。漢。也。功。亦。十。之。二。三。鞅。之。罪。在。于。純。用。

刑名以軍功差次宗室黥太子師傅繩諸貴公子斬然無復忠厚惻怛之意所以敗耳夫三代遠矣歐陽氏有言後世國家興衰存亡未嘗不以兵今以三代比閭伍兩之法而制後世之兵勢必格而不行商鞅之變法管仲之作內政皆可謂知兵者王安石憤宋之弱急欲富強其排折人言果於自任大率類鞅而行其術不惟不能取效反速禍焉宋之亡安石爲之迂儒舉動如此此吾所以怨鞅也觀其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夫其令果如古聖君賢相之所謂令其必行也亦心悅誠服而非怵乎徙木棄灰之信又安在其不與三五比隆哉論鞅者必權衡于此始得之

商鞅徙木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商鞅曰此皆亂化之民盡遷之於邊城夫立法之時不難徙言不便者而難徙言便者鞅一切不顧直是有豪傑胸膽要亦厭其變遷不情耳

尚論秦之帝者皆曰商君開塞耕戰范雎遠交近攻此說似矣而非其要也及讀東坡策斷爲之躍然策

斷曰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秦人未嘗急于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欲求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于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于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人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

嫪毐之亂。秦王遷太后于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焦也後至。不畏鼎鑊。而力諍之。由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焉。復爲母子如初。談者以爲穎考叔之錫類。不是過也。噫。長信非母弟之親。宜淫非溺愛之比。秦之先王有知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不爲楚也。妻則不爲政也。母雖誓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謝先王。而何焦之汲汲于諫也。春秋之義絕不爲親。于

史記 卷二
文姜則然。非仇母也。以父而仇之也。帝太后非莊襄之仇乎。始皇惡得而母之。焦其未聞春秋之義耶。且曰車裂假父。撲殺二弟。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恐汚諸口吻哉。然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爲天性之親也。欲帝業之速成。而懼諸侯之連衡也。然則焦之諫。固戰國之奇士。而亦穎考叔之罪人也。竊惟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貴戚之

卿也。非必皆析秦圭。擔秦爵也。又非必皆秦所產。皆直言士也。而爲是奮死不顧。蓋生戰國之世。無一非口舌士。仕危亡之朝。無一非口舌功。故常喜出于波濤洶湧之間。遊人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其所以爲工耳。若夫潢汚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動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亦幸矣。

余聞周太史伯曰。秦嬴姓。伯益之後。必有興者。夫既

以益報。何以呂爲耶。邯鄲姬旣獻入宮。至大期時。生子政。大期注十二月也。何緣審是陽翟賈人兒耶。譙周謂人爲之。則恐無此造化。固有姪身十四月生者。非人能爲之也。其爲莊襄子甚明也。劇秦者喜稱以呂易嬴。爲秦暴已甚。舉世皆願從之。而况得一端焉。其何辭于天下之口。而要之非其實也。或曰史稱知其有娠者非與。嗟乎。此非天下之言也。不常之言也。史臣不諒而遂信之乎。夫異人旣死。太后又其所狎。不韋卽自知政非已出。而故竊販焉。以號于天下曰。

真吾子也。誰則辨之。因以縻少主之心。得肆志窮慾。享河南十萬戶之奉。居貨之利。孰有奇于是者。而不韋肯自別白哉。吾聞始皇之言曰。何親于秦。號稱仲父。卒令徙蜀以死。政雖豺狼。嘗躬迎其母。不絕人子心矣。豈至食厥父哉。諒之真矣。

心矣豈至令無父婦藉之與矣從之而况得一端焉
 矣卒令我國以孤短舉條是善漢頃其母不歸入子
 草昔自限白若吾聞故皇之言曰師勝于秦無得
 享威南十萬兵之奉岳貴之休德皆許其澤而不
 真善子心對限藉之因以烈少主之心辨舉志實然

